

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

先秦之部 下



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
中國哲學史組編







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

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

——
先秦之部下

中華書局



荀子

據王先謙荀子集解本

荀子亦名孫卿子，又名荀卿新書。漢書藝文志著錄孫卿子三十三篇，劉向敘錄稱荀卿新書三十二篇。唐朝的楊倞作荀子注，把三十二篇分爲二十卷，對於各篇的次序也有所變動。現存的荀子，經過楊倞的重新編排，但是它現在的情況跟在漢朝時代的情況基本上是相同的。

荀子是戰國晚期人，事蹟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。他是先秦的一個最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。他的唯物主義思想貫穿在他的自然觀、認識論和邏輯思想中，成爲一個包括哲學各方面問題的偉大的唯物主義體系。這個體系是由他批判了以前諸子學說綜合而成的。

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後來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所痛恨的，因此在漢代以後，統治階級把荀子所反對的孟子加以推崇，而對於荀子則加以排斥。於此更可以看出荀子和他的思想的價值。

勸學

君子曰：學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爲之，而寒於水。木直中繩，輒以爲輪，其曲

中規，雖有槁暴〔一〕，不復挺者，輅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，君子博學而日參〔二〕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

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，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詩曰：「嗟爾君子，無恆安息，靖共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」〔三〕神莫大於化道，福莫長於無禍。

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。吾嘗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；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。假輿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。君子生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。

南方有鳥焉，名曰蒙鳩，以羽爲巢，而編之以髮，繫之葦苕，風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，所繫者然也。西方有木焉，名曰射干，莖長四寸，生於高山之上，而臨百仞之淵。木莖非能長也，所立者然也。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。蘭槐之根是爲芷，其漸之滫〔四〕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。其實非不美也，所漸者然也。故君子居必擇鄉，遊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

物類之起，必有所始，榮辱之來，必象其德。肉腐出蟲，魚枯生蠹。怠慢忘身，禍災乃作。強自取柱，柔自取束。邪穢在身，怨之所構。施薪若一，火就燥也；平地若一，水就溼也。草木疇生，禽獸羣焉，物各從其類也。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，林木茂而斧斤至焉，樹成蔭而衆鳥息焉，醯酸而蚋聚焉。故言有召禍也，行有招辱也。君子慎其所立乎！

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故不積跬〔步〕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騏驥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驀馬十駕，〔則亦及之〕〔六〕。功在不舍。鏤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鏤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螾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蟹〔六〕〔八〕〔七〕跪而二螯，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也。是故無冥冥之志者，無昭昭之明；無惛惛之事者，無赫赫之功。行衢道者不至，事兩君者不容。目不能兩視而明，耳不能兩聽而聰。螣蛇無足而飛，〔梧〕〔鮪〕鼠五技〔八〕而窮。詩曰：「尸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」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」〔九〕故君子結於一也。

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，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。故聲無小而不聞，行無隱而不形。玉在山而草木潤，淵生珠而崖不枯。爲善不爲邪，安有不聞者乎！

學惡乎始，惡乎終？曰：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；其義則始乎爲士，終乎爲聖人。眞積力久則入，學至乎沒而後止也。故學數有終，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。爲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獸也。故書者，政事之紀也；詩者，中聲之所止也；禮者，法之大分，類之綱紀也。故學至乎禮而止矣。夫是之謂道德之極。禮之敬文也，樂之中和也，詩書之博也，春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。

君子之學也，入乎耳，箸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。端而言〔一〇〕，蠕而動，一可以爲法則。小人之學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。口耳之間則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！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；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，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。故不問而告謂之傲〔一一〕，問一而告二謂之囋〔一二〕。傲，非也；

嘖，非也。君子如嚮矣。

學莫便乎近其人。禮樂法而不說，詩書故而不切，春秋約而不速。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，則尊以徧矣，周於世矣。故曰：學莫便乎近其人。

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，隆禮次之。上不能好其人，下不能隆禮，安（言）特將學雜識志，順詩書而已耳，則末世窮年，不免爲陋儒而已。將原先王，本仁義，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。若挈裘領，詘五指而順之，順者不可勝數也。不道禮憲，以詩書爲之，譬之猶以指測河也，以戈舂黍也，以錐澆壺也，不可以得之矣。故隆禮，雖未明，法士也；不隆禮，雖察辯，散儒也。

問（梧）者勿告也，告（梧）者勿問也，說（梧）者勿聽也，有爭氣者勿與辯也。故必由其道至，然後接之，非其道則避之。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，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，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。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。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，謹順其身。詩曰：「匪交（言）匪舒，天子所予。」（言）此之謂也。

百發失一，不足謂善射；千里蹞步不至，不足謂善御；倫類不通，仁義不一，不足謂善學。學也者，固學一之也。一出焉，一入焉，塗巷之人也。其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桀、紂、盜跖也。全之盡之，然後學者也。

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，故誦數以貫之，思索以通之，爲其人以處之，除其害者以持養之。使目非是無欲見也，使耳非是無欲聞也，使口非是無欲言也，使心非是無欲慮也。及至其致（言）好

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耳好之五聲，口好之五味，心利之有天下。是故權利不能傾也，羣衆不能移也，天下不能蕩也。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，夫是之謂德操。德操然後能定，能定然後能應。能定能應，夫是之謂成人。天見其明，地見其光，君子貴其全也。

注 釋

〔一〕槁，枯；暴，乾。

〔二〕參，讀三。

〔三〕見詩經小雅小明篇。

〔四〕溺，音脩，尿。

〔五〕顛，同跬，半步。

〔六〕據王先謙說補。

〔七〕據盧文弨說改。

〔八〕跣字據王說改。五技，能飛不能上屋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游不能渡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。

〔九〕見詩經曹風尸鳩篇。

〔一〇〕端，讀爲喘。端而言，微言。

〔一一〕傲，躁的假借字。

〔一二〕嘖，語聲繁碎。

〔三〕安，荀子常用的語詞，義同於是，則。

〔四〕楮，惡。問楮，指所問非禮義。

〔五〕交，王引之說，讀爲姣，侮慢。

〔六〕見詩經小雅采芣篇。

〔七〕致，極。

〔八〕光，劉師培說通廣。

譯 文

君子說：學習是不可以終止的。譬如青色是從藍色染料裏提取出來的，可是它比藍色還要青，冰是水結成的，可是它比水還要冷。挺直的樹木，和垂直的繩平行，可是把它彎曲起來製成車輪之後，就成爲圓形，即使枯乾了，也不再挺直，這是由於人工的彎屈使它這樣的。可見樹木受了繩墨就能挺直，金屬在磨刀石上磨過就能鋒利，君子博學而且時時檢驗自己，這樣，智慧就明達，行爲就沒有過失了。

因此，不登上高山，就不知道天有多高；不站在深谷旁邊，就不知道地有多厚；沒有聽到先王的遺言，就不知道學問的博大。干、越、夷、貉的孩子，初生的時候，啼哭的聲音是相同的，可是長大之後，習俗就不相同了，這是由於教養的關係使他們這樣的。詩經上說：「唉！君子呀，不要老是安逸地休息，恭敬地守住你的職位，要愛好正直。神人聽着，就會幫助你獲得極大的幸福。」所謂神，沒有比與道同

化更大的；所謂福，沒有比沒有禍事更長的。

我曾經整天地思考，可是遠不如用一會兒功夫來從事學習；我曾經蹣跚起腳來眺望，可是遠不如登在高處看得遼闊。登在高處招手，手臂並沒有加長，而遠處的人都可以看得見，順着風勢叫喚，聲音並沒有加大，可是在下風的人都聽得很清楚。利用車馬旅行的，並不是他的腳跑得很快，可是他能到達千里之外；利用船和槳來航行的，並不是他本身能懂水性，可是他能橫渡江河。君子的長處並不是他的生性和一般人有差別，只是善於憑藉事物罷了。

南方有一種鳥，名叫蒙鳩，牠用羽毛來做窠，又拿髮來編結，把鳥窠結構在蘆葦的穗上，風一吹來，葦穗斷了，卵破了，小鳥也死了。牠的窠並不是不完固，而是由於它所依傍的是葦莖。西方有一種樹，名叫射干，樹莖只有四寸長，可是生在高山之上，面臨着八十多丈的深淵。樹莖本身並不能長得這樣高，而是由於它所站的地勢就高。蓬蒿生在麻藉裏面，用不着扶持就自然長得挺直。蘭槐的根就是白芷，要是把它浸在尿裏，君子們就不接近它，一般的人也不佩帶了。蘭芷的本質並不是不美，而是由於爲尿所浸泡了。因此，君子在居住上必定要選擇好的鄉鄰，在交遊上必定要接近有修養的人士，這是爲了防範壞事壞人的感染而使自己接近中正的人士。

物類的興起，必定有其最早的開端，榮譽或侮辱的到來，必定和人的德性行爲相適應。肉腐爛了就會生蟲，魚乾了就會生蠹。懈怠輕慢到了極頂，就會忘記自身，災禍就會發生。做人的方法，要是太過於剛強，會自然遭到挫折，要是太過於柔弱，會自然遭到束縛。自己有不好的思想行爲，怨恨就會

集中起來。比方把木柴平整地放在一起，火燄必然向着那乾柴燒去；同是一塊平整的土地，水流過來，必然向着那潮濕的地方流去。草木分類地叢生，禽獸成羣結隊，這些生物都是各自跟着牠們的同類聚集在一塊的。所以箭靶張掛了，弓上的箭就會朝着它放射；林木茂盛了，刀斧就會去砍伐；樹葉成蔭了，鳥雀就會前去棲息；醋酸了，蚊蚋就會聚集在它的周圍。所以人的言語有時會招惹禍患，人的行動有時會招惹恥辱。君子們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立身之所吧！

土堆成了山，風雨從這裏興起；水積成了深淵，蛟龍就從這裏產生；積累善言善行成爲美的德行，智慧就自然而然地有了，聖心也跟着具備了。所以不從半步一步開始積累，就無從走完千里之遙的路程；不積聚許多小的水源，就無從匯成汪洋的江海。騏驥一跳，不超過十步；驀馬走十天，也就能趕上牠了。成功只是在於不半途而廢罷了。拿雕刻作比方，要是刻一下就停止，就是腐朽的木頭也刻不斷；如果刻着不停，就是金石也可以刻穿。蚯蚓並沒有銳利的爪牙，又沒有堅強的筋骨，可是牠在上面能吃到塵埃泥土，在下面能飲着黃泉，這是因爲牠能專心一意。螃蟹有八只腳和兩只螯，可是沒有蛇鱗的穴洞牠就無處可以寄身，這是由於牠用心急躁。所以人們要是沒有冥冥深沉的意思，就不會有昭昭燦爛的明智；要沒有埋頭苦幹的工作，就沒有赫赫偉大的功業。在叉路上徘徊着的行人，就不會達到目的地；服事兩個君主的臣子，誰都不容納他。眼睛不能同時把兩個對象看得明白，耳朵不能同時把兩種聲音聽得清晰。螭蛇沒有腳，却能起飛；鼯鼠具備五種不同的技能，却反而受到窘迫。《詩經》上說：「尸鳩在桑樹上，養育着七個小鳩，（但牠的用心是均平的。）善人君子們，他們的儀容舉止也是專一的。」

儀容舉止既然是專一的，所以他們的心也和打結一樣是堅固的。」因此，君子們的用心，應該集中於一。從前瓠巴彈瑟，水裏的魚兒都出來傾聽；伯牙彈琴，那吃草的六馬都抬起了頭。可見無論多麼微小的聲音，沒有不被別人聽見的；無論多麼隱蔽的行爲，沒有不會暴露出來的。山裏有了美玉，連山上的草木都能潤澤；水裏有了明珠，連水邊的兩岸都不枯乾。人們做善事，只怕不積累罷了，哪裏會別人不知道呢！

學問從哪裏開始，又到哪裏爲止呢？答道：從所學的科目上說，應該從讀經開始，到讀禮爲止；從做人的意義上說，應該從做士人開始，到做聖人爲止。真誠積累，力行日久，就能入門，學到老死那天然後停止。所以學問就所學的科目來看，雖是有個終點，可是就做人的意義上看，就不能一刻放鬆。如果照這樣去做，就能把自己修養成人；如果不照這樣做，就會變成禽獸。要知道，書是政事的記錄，詩是中正的樂律所在，禮是法典的根本，制度的原則。所以學到了禮就可以終止了。這就叫做達到道德的頂峯。像禮那樣的敬慎而有節文，像樂那樣的中正和悅，像詩、書那樣的博大，像春秋那樣的隱微，天地間的道理就完全具備了。

君子是這樣來學的：學問聽進耳朵之後，就把它珍藏在心裏，然後貫通到全身，並在動靜上表現出來。那怕是在喘息時說出來的話，或者跟小蟲一樣蠕動一下，都可以拿來做人們的榜樣。小人是這樣來學的：聽進耳朵之後，馬上就把它從口裏說了出來。須知口和耳朵之間只有四寸的距離，哪能夠充實七尺高的身軀呢！古人學習的目的是爲着自己的修養，現在人學習的目的是爲了要拿學業給別人

看；君子的學習是要拿學問來充實自己的人格，小人的學習是要拿學問當做禮品送人一樣來向別人誇。所以別人沒有發問就告訴他，這叫做急躁；問一件而告訴他兩件，這叫做嘮叨。急躁是不對的，嘮叨也是不對的。君子應當像應聲似的來對答別人的問話。

爲學的方法再沒有比靠攏自己心服的老師更便利的了。禮樂只是規定了一些大的法則，並不能委曲地給人加以解說；詩書只是記載了許多故事，並不能完全切合於各人的實際；春秋的微言大義太隱約了，並不能很快地使人理解。做效自己平日心服的人，同時又學習君子的學說，那就可以使自己高深、全面，處處合於實際了。所以說：爲學的方法再沒有比靠攏自己心服的老師更便利的了。

爲學的大路，最迅速的就是靠攏自己心服的老師，注重禮儀是次要的。要是不能採用上等的方法靠攏心服的老師，又不能採用次要的方法注重禮儀，而只是學習些雜記之學和講述些詩書的課文就算了事，像這樣，學一輩子也不過是個鄙陋的儒生罷了。相反的，如果要考究先王的大道，以仁義爲根本，那麼，這禮就正像是溝通四方八面的途徑一樣。當實施起來時，好比提起皮衣的領子，屈曲着五個手指來抖擻它，大多數的毛就會順着垂了下去。要是不走向禮法這條道路，只在詩書裏學一點書本知識就算了事，就好比用手指去測量河水的深度，用一把戈去舂米，用一根錐子當筷子來吃飯，是不可能得到結果的。因此，注重禮儀，雖然學問沒有搞通，還不失爲一個好禮的人士；要是不注重禮法，即使精明善辯，也只能是個散漫不受拘束的儒生。

有人拿不正當的問題來問你，就不要告訴他；有人告訴你壞的事情，就不要去問他；有人談論壞的

理論，就不要去聽他；遇有爭意氣的人，就不要同他辯駁。所以對方一定要順着正當道理而來的，然後接近他，要是不順着道理來的，就躲避他。因此，對方禮貌恭敬了，才可以跟他說明道理的方向；對方言辭和順了，才可以跟他作理論分析；對方神色聽從了，才可以跟他作高深的研究。所以不可以跟對方說而說了，就叫做急躁；可以跟對方說而不說叫做隱蔽；不看對方的神氣顏色就說叫做瞎子。所以君子不急躁，不隱蔽，不做瞎子，謹慎地適應着問者的情況再發言。詩經上說：「既不侮慢，也不怠緩，所以能受天子的賞賜。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
發一百枝箭，有一箭不中，不配稱做善於射箭；走一千里路，差半步沒有到達，不配稱做善於御馬；對於事物的倫序類例不能貫通，對於仁義不能專一，就不配稱做善於學習。講到學，本來就是要把學習提高到專一的程度。要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一時鑽進去，一時退出來，那是街道上的行人。如果善的成分少，不善的成分多，那簡直是桀、紂、盜跖了。惟有專一地用全力去學個徹底，這才是學者。

君子知道那不完整不純粹的學習不能算是美好，因此在誦讀之中（即上文所說的：「始於誦經，終於讀禮。」）來求得貫串，經過思考來求得會通，設身處地來加以體驗，排除那些有妨害的東西，經常地保持修養。使自己的眼睛除了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之外什麼都不想看見，使自己的耳朵除了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之外什麼都不想聽見，使自己的口除了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之外什麼都不想說出，使自己的心除了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之外什麼都不想考慮。等到愛好學習到了極點，就和眼睛之喜好五色，耳朵之喜好五聲，嘴巴之喜好五味，內心之想占有天下的利益一樣。所以那權勢利欲也不能傾